

自覺

第十二期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

時事短評

中國金融未來的危機

玉藻

在中國十九年初的金貴問題，當路諸公，奔走相告，惴惴不安，一若大難之臨頭，在紀念週和各種紀念會的演說，莫不再三警告全國民眾注意金貴問題，共籌解救方案，至於政府方面，因為金貴問題的發生而舉行應付金潮會議者，也有二三次，在報章上或雜誌上關於該項問題的文章，更是佔了不少篇幅，作者當時曾發表一文，題為「中國食糧問題」，（該文登載江蘇黨務周刊及鎮江民國日報）曾表示中國的嚴重問題，不是金貴問題，而是食糧問題，因為中國食糧不足，每年必須以數萬萬元到暹羅安南西貢朝鮮等地，購買食糧，而且有被敵人封鎖港口，把中國數萬萬人民餓死的危險，至於金貴問題，不是中國之害，而是中國之利，因為中國人愛國心是很薄弱的，除非金貴了，才可以減少外物購買力，所以作者當時很決絕的表示

金價越貴越好，中國工業方有辦法，同時表示金貴問題到了某階段，帝國主義一定自求解決，不用我們着急的，在這個時候，新江蘇報也來函向作者徵文，作者當時答復他說：「金貴問題不是中國的問題，而是世界的，我希望金價比現在還要貴百倍千倍，國內工業才有生氣，國內出口貨才有辦法，這是三年前說的話，後來果然國內工業欣欣向榮之意，不獨萌芽的工業乘機滋長，就是世界的白銀，在民國十八九年中間，也儘量注入中國了，上海銀根便成了飽脹的狀態，到了民國二十年九月英國首先宣佈放棄金本位制，同年十二月日本步英後塵，亦實行放棄金本位制，於是中國在民國十八九年間的好夢，不能再行延長下去了，上海積存的現銀，也被英日吸收了不少，而形成今日上海金融之奇緊，中國內地商業之凋零，因以上之事實，愈增作者三年前所表示的意見之信心，現在美國因為空前的銀行風潮發生以後，而羅斯福氏已注意銀價之提高了

本期目次

時事短評

- 中國金融未來的危機 玉藻
- 俄人出賣中東鐵路 杜宇
- 中國農村復興先決問題 李玉藻
- 復興農村與吏治 陳潔
- 我對於江北運河工程與款捐 杜宇
- 專款之意見 章之騏
- 明代大政治家海剛峯先生(續) 章之騏
- 三民主義之理論思想的基復 (六續) 黃朝彥
- 幕府紀遊 千里

，十一日路透電說：「據紐約泰晤士報載，中國財長宋子文稱，中國對於美國將於世界經濟會議提出之白銀政策，大體同意，宋氏認為以國際行動提高銀之價格，尚不及穩定外匯之重要，宋氏並稱，中國未謀採取金本位，或復本位制如果銀價真是提高，自然生產過剩國的貨物，儘量向中國輸入，則中國的幼稚工業不待日本大砲炸彈之摧毀而破產了，行見出口之商輪，將不運中國之貨物，而運中國之白銀，直至將中國存銀運盡而後止，中國這時不獨金條無存，就是藉以兌現的硬幣，也是沒有了，空前的兌現風潮必隨之而起，這種情形，在平時還可以應付，但在此寇深國危，國內一切生產事業宣告崩潰，或停頓的時候，自然無法應付，惟有在銀價尚未實行提高以前，急切施行禁銀出口之一法，使中國貨幣不至捲入世界銀潮漩渦，同時借入大量生銀，鞏固信用，則中國金融未來的危機，方不至一發而不可收拾，望當局諸公注意及之。

俄人出賣中東鐵路

杜宇

俄人出賣中東鐵路之說，近日報紙所傳，甚囂塵上，此說果見諸實行，則俄人之不智，莫此為甚，蓋中東路之

權益，本為中俄兩國所共有，一九二四年中俄協訂及奉俄協訂，均明白規定，除中俄兩國得為合法之處理外，第三國不得干涉，則中東路屬於俄方之權益，俄人果欲出賣，祇有賣與中國，萬一俄人遭不得已之壓迫，必難保留，亦宜商得中國之許可，不能單獨與第三國進行，否則在此中俄邦恢復之始，不免使吾人認為遺憾，況中東路為俄人在我北滿權益之命脈，俄人果犧牲中東路，即犧牲其在我北滿之權利，不特此也，他日日人伸展其勢力於西北利亞，攫奪俄人之遠東一切權利，進攻莫斯科，亦將以中東路為其軍事活動之基線，是俄人今日因畏懼日本，思所以避免與日人在北滿之衝突者，其惡因此種，不僅侵害吾國之權益，影響所及，不特俄國遠東權益不保，吾恐中東路日俄買賣協訂簽字之日，即蘇俄社會主義國家根本動搖之時，此不容為諱者也，而俄人失信於全世界人類自毀其立國之精神，亦其於此。

中日之交涉未決，東三省之領土主權，仍屬我有，滿洲傀儡，不過我國家內某一地方叛國賊一時竊據而已，未足以語於何種條件，俄國當局，於此損人不利己之行動宜三思之。

中國農村復興先決問題

李玉藻

保守主義的廓清運動

中國農村必須復興，誰也曉得，不用多說了，但是有一先決問題，就是保守主義的廓清運動，如果保守主義一日未能廓清，則中國農業無從踏進現代化，亦即中國農村復興無從談到，我嘗到農村去和他們談過收穫問題，他們對於收穫的豐歉，好像不約而同的都歸到神的力量，如果這一年是豐收的，他們便歸功於神的庇佑，如果這一年是歉收的，他們便說命運中的註定，或說是神的譴責，從沒有聽見他們拿出魄力，向神開戰，運用思想，改良水利，籽種、或土壤，以求生產之增進，他們所用的耕具，都是千多年前的鐮犁，從沒有聽見他們怎樣去改良農具，減少勞力和時間，至於選種，播種，和測量氣候，更是笑話，我們先把他們選種的方法來談談吧，他們對於蔬菜類的選種，大概不甚注意，多年生的莫類，移接等工作比較注重些，至於穀麥的選種，我相信在各種選種中，要算最精細了，他們大概是選擇壯大的，或是把穀麥放入鹽水，取其沉而去其浮者，但是這種選種方法，也是太老了，最高限度，也不過保持其生產數量，不至歉收罷了，至於質量兩方面，還沒有特別改良和增進，其次是播種，他們的播種時間，大概是依照歷書所規定的時令去進行，退一步來說，中國歷書所規定的時令，對於播種時間，就是算適合了，但是歷書有一定的時候，因而阻礙或減少土地利用機會，也是不少，以南方種稻來說，由插秧至收穫時止，費時不過四個月，一年便可種三造了，但是南方種稻，事實上是兩造，可以種三造而種兩造，豈不是減少一造的收入嗎，他們為甚麼這樣幹，因為他們要保守歷書的指導，不

得不如此吧了，再次是測量氣候，更是笑話，他們是拿千數百年傳下來的歷書做標準，可是氣候的變動，雨量的多寡，是不一定的，他們因為保守性太強，視歷書如聖經，一點不敢違背，祇有盲從，所以水旱等災之來，而不知預為之防，真是怪可憐了，現在西北的荒地，都是從前很肥美的田疇，因為從前的農民保守性太強，尤其是太迷信神的力量，——！自然力，不敢向神宣戰，或抵抗神的支配，於是甲地發生水旱等災，或是地力用盡了，便轉而經營乙地，乙地像甲地一樣發生毛病的時候，又轉而經營丙地，丁地，如果像這樣繼續下去，西北荒地自然日益增多了。

但是在此農村復興高呼當中，如不先行廓清農民的保守性，縱使如何指導他們去組織信用，生產，購買，運輸，等有利於他們的合作社，或如何指導他們改良生產技術，應用科學方法，也是效率極低，比方有某甲傲骨性成，自然不易低首下心向人請教，或接受他人之指導與建議，因為自感學問饑荒之人，才能虛心向人求教，或接受他人之指導與建議，現在農民的性格好像某甲一樣傲骨性成，不易低首下心向人請教，或接受他人之指導與建議，吾人應要先行除其傲骨，而努力保守主義的廓清運動，使他們明瞭從前的失敗，是沒有隨時代車輪而轉變，同時使其感覺現代農業知認的饑荒，而虛心接納指導與建議，這樣幹下去，才可以收到農村復興的成果吧了。

復興農村與吏治

陳潔

作意識；河隄失修；天然森林斫伐殆盡，而不加以栽植所

我國是不是「地大物博」？是不是「以農立國」？為何今

致；可是政府與農民素無發生關係；所謂「以農立國」祇其

竟變成「饑慌的中國」！撫今追昔，真不勝浩歎之感！

虛名……證之近因，吾儕目之常視，耳之常聽者，亦不

溯其遠因，說者多謂：農民保守性太強；缺乏改良耕

過標語，口號而已！

中國農村狀態，日陳饑饉！雖有適宜之氣候；肥沃之土地；農民之刻苦，耐勞……亦無能抵抗此種自然的支配，和人爲的侵害者！豈非軍閥，貪污，土劣……之罪惡所造成者乎？

今日農村之崩潰，是，上面所說；有其遠因與近因，似此，種種皆可催促農民挺而走險，離去農村，爲兵爲匪的。但是，此種複雜問題，有許多非政府目前之經濟，政治力量所能辦到的，姑且勿論，今所討論者，乃農民最迫切，而且直接所受之痛苦耳。

貪婪之縣長區長，虎狼之士豪劣紳，就是，直接摧毀農村經濟之魔王！阻撓農業發展之蠹賊！政府不謀農村復興則已，而欲謀農村之復興，非將一切摧毀農村經濟之魔王，蠹賊——貪污土劣，肅清不爲功。

照中國目前的社會實況來說，中國社會還沒有脫離部落的，封建的制度。然而，在此種制度下之中國農村，焉能與進化的，科學的農業國家並存？中國農村之崩潰，固不待言，如果沒有貪污土劣之從中摧殘壓迫，就是在某一時期，遇着水悍虫等災害，致使某一農村經濟衰落，也可以用人力來補救的。可是中國農村崩潰如此之速者，是在天災人禍變重夾擊之中呀！

政府已於五月六日成立「農村復興」委員會矣！政府亦

思所以剷除摧毀農村經濟魔王之道乎？亦思所以防止其勢力之潛滋增長之法乎？

土豪劣紳，固有其封建社會之歷史；私沿襲而來之潛勢力。且有割據軍閥，貪官污吏假予之權威，倘無嚴厲革命的「吏治」手段，而剷除之！不但農村無法復興，誠恐整個國家亦將更形危殆矣！

須知，復興農村，根本是與貪污土劣權利相衝突，政府用人方面，事前不能不作一種深刻之考慮，倘或仍然假之此種剝削民脂度活之流，而謀農村復興，其危險不問可知，而且，農民思想是很銅蔽的，欲使其起來自救，固不易得，然從政府領導之下，最低限度，非把一切障礙農業生產之社會，經濟……等組織從新改造不可，反之，僅以幾位專家的設計，就能使農村復興未免視之太易。

概括言之：現政府是革命的，尤其是與多數農民合作的，當此內憂外患百忙之中，政府尙能顧及「農村復興」之計劃，誠法良而意善，我們國民，當十二萬分誠意祝福他成功！但是目前之痛苦——貪污土劣的壓迫，則必須先行剷除。厲行革命吏治，中國農業才可以有發展之希望，中國農村方可以有復興之日子。語云：「興利必先除弊」者，實爲政府不可忽視的。

我對於江北運河工程與畝捐專款

之意見

(杜宇)

五月八日上海申報載鎮江通訊謂：

「運河關係中國南北航運與江北全境灌溉，前清歲支國帑，特派大員專辦河工，入民國後，治運日見退步，嗣隨有治運畝捐之興，(限沿河各縣)專為治運之用，原案預計每年可得六十餘萬元，但實征實解者，向未過超三十一萬，至少者祇八萬餘元，於是畝捐遂不敷治運之用，記者頃晤河工局職員，詢其本年春修工程，知尚無款興工，究其所需，不過八九萬元，而公家竟無款以應，以前國省庫未分，江蘇治運費，仍可動用國款，今國庫應收之稅，在江蘇境域者，皆由中央自行征收，江蘇不能分潤絲毫，畝捐收入每年平均在三十萬元，則河工局之經費及春修夏防臨時費，亦可敷用，無如中國每興一稅捐，預算是件事，實收又是一件事，實解更又是一件事，不能抵用，徒增人民負擔，言之可慨，茲聞省府對於此事，曾向中央接洽，請其撥款，則無款可撥，請其以國省款未分前中交兩行欠江蘇之款撥充，則又不能應允，而畝捐者已用，挪無可挪，今春修時期已過，夏防將屆，若遇淫雨，前年洪水之禍，豈堪再見，頃聞當局擬仿照塘工興辦獎券，藉以籌春修之款，惟時期既促，不容稍緩

，除盼省府當局，早籌切實辦法也」。

讀完上述通訊後，吾人發生一極大感想，即中國政治之愈趨黑暗與官吏無能是也，治運專款年額六十餘萬，皆取之人民血汗所入之畝捐，宜乎悉數用於人民矣，考其實收，乃不是三十一萬，至少者且八萬餘元，其缺額甚巨，據吾人所知，除十八年大旱二十年大水外，非沿運人民之欠繳，乃經徵人員層層侵蝕以去，省府當局果為一誠心為人民服務精明幹練之行政人員，嚴分澈查，一按即得，茲就各縣田賦舞弊情形，略舉如下，一、各縣田賦向例由縣政府令書吏發出由單後，半由人民自繳，半由書吏代繳，人民自繳者，經繳人員從中侵吞，書吏代繳者十之五六人民交給書吏之款，書吏一面中飽，一面呈報該戶逃亡田地荒廢，或人死戶絕。而縣政府受其蒙弊，款乃不得為公正稅如此，附征之畝捐更無論矣，此其一、二、縣政府所有田畝清冊，悉根據賦稅全書，其調查毫不確實，且為明朝之統計，清人因之比現在所存耕地面積，缺少甚多，惟書吏知之，而縣長則莫明其妙，於是根串有大頭小尾之弊，即縣政府發出銀串，串面所載銀兩數目均甚低，如幾錢幾厘或幾分幾厘，倘為漕米，則幾升幾合或至多幾斗幾合，此皆為縣府確知之數，人民不知也，書吏接串後，於其熟知不願直接完納之戶，且知此戶應納之稅，不止於串面之

所載，乃按其實數，刊刻與縣府同樣之整數木戳，加蓋於串上，如本為幾錢幾分者則變為幾兩幾錢幾分，本為幾兩幾錢者則變十餘或二十餘兩，本為幾升幾合者，則變為幾斗幾升幾合，本為幾斗幾升者，則變為幾石幾斗幾升幾合，此數人民知之，縣府不知也，一律加蓋完好，始送達人民，人民按其應攤之數，交款與書吏，書吏得款乃按縣府所發之原數繳納，餘均中飽，此其二、三、縣政府收到人民所繳之田稅，除根據無理由之應得手數料外，其餘在可能範圍內儘量侵佔，苟可以藉詞能將上峯塘塞，便又無惡不為，此治運款捐專款所以不能實收實解之最大原因，此其三、至於其最低可以解省之八萬元，及今日而一併無之，使運河春修，無款施工，則又省府之東挪西用，有負沿運各縣人民矣。

據通訊所述，運款無着，春修既愆期不能興工，夏防經費自亦無從支出，則此支配江北二十餘縣航運排水灌溉之運河，伏秋大汛之漲落，河身之淤塞，閘洞之破壞，河堤之漫決與否，亦惟有聽之而已，此後之能否防守，悉在乎人民，有人以此事責蘇主席顧祝同氏者，吾人則曰此與顧氏無干，蓋顧乃武夫，除馳驅戎馬外，彼實不知理民爲何事也，最可惜者，民國二十一年秋，於民二十年運河決口堵塞之後，蘇省府乃像煞有介事，籌設江北運河工程局簡派大員駐揚，專司運河修防工事，全局所有人員，月支

行政經費三千餘元，此亦人民之血汗也，今運河專款既經省府挪用無着，春修不興，夏防不守，則工程局人員無事也，以月支三千餘元，年支三萬六千餘元養此許多閒員，曷若及早裁撤，年省數萬元巨款，足以助其他方面動用也，有人曰，果如所言，報紙之消息，足以徵實，則萬一今夏洪水橫來，吾二十餘縣縣人民之生命無贖類矣，將奈之何，余曰，是惟有聽諸昊天，然吾人有一理想之計劃足以陳述者，即爲江北運河之在今日，本爲淮水下洩之徑路，蘇省府既不知兼籌并顧，一聽此關係江北農業命脈之水工，天然破壞，吾人復主張將吃飯不做事之養開漢機關即工程局裁撤，則此運河全段治理權，大可由國民政府明令劃爲導淮委員會主辦，且不僅運河，凡與淮河有關係各水道，應授導淮委員會以實權，全部收歸計劃辦理，已後所有畝捐治運專款，除由蘇省府隨清理田賦澈底整頓剔除積弊外，其解款手續，亦由各縣逕解導淮委員會，不必解交蘇省府，免被挪用，則運河將來之水工，沿運人民前途之福利，或有望焉，是非吾人之創議，乃基於南河成案而發言，幸讀者諒之。

明代大政治家海剛峯先生(續) 韋之騏

四、土地政策及社會政策

海先生不但是一個循吏，而且是一個社會主義者，他

是貧民的救星。這話怎講呢？我們來研究他的土地政策及社會政策便可明白，他的土地政策的最高原則，便是恢復井田制度，他說：

『天下之治，井田爲之，學教不過輔翼之；先王之教，井田教於始，學校不過成教於終，一井田而天下之事畢矣。』（使畢戰問井田）

他所以主張恢復井田制度，完全站在民生的立場來觀察的結果，他有一段話，是徹底的民生主義者，他說：

『不井田而能致天下之治者，無是理也。何也？人必衣食有所資，然後爲善之心以生，日夕有所事，然後淫侈之念不作；井田者，衣食之資，日夕之事，返朴還淳之道，去盜絕訟之原，舉賴於此。』（使畢戰問井田）

他又說：

『井田行，則貧富不相離，而心和矣。』（使畢戰問井田）
用今語說起來，便是實行井田，能夠消滅階級鬥爭。可是，他主張恢復井田，是不是將所有田地拿來切豈腐乾一樣的重新劃過呢？他提出反問：『必若塞溪整，平澗谷，夷丘陵，破墳墓，壞廬舍，徙城郭，易疆隴，而後可爲聖王之井田，將塞之平之壤之易之而後爲之也耶？』他認爲這是愚癡不通。他接着又提出反問：『必九百畝而後井，必方百里而後同，不足於九夫之地，百里之同，而可耕可植

者，將棄之乎？』接着，他提出他的井田制：

『隨田之廣狹，而爲多少之授，可井則井，不可井則一夫二夫當之；可同則同，不可同則百夫千夫當之；助不必野而行；賦不必國中而行，此聖人之法也。』（使畢戰問井田）

他更明白申說：

『井田者，井田之名也，人必有田，而不必於井者。井田之實也；觀野行助法，國中十一自賦，聖人變通之權，可想見矣。爲今之計，不必訪求故壤遺坡之已廢者，按今日之土田，隨地區畫，舉周禮大司徒所謂不易之地家百畝，小司徒上地家七人，與夫大宰九職任萬民者而酌用之。守宰縣令，一以井田爲事，其纖悉又屬之一里之長。不以今日紛紛之病，而沮其必行之心，必委曲以力行，而求爲永遠之計。』（使畢戰問井田）

他的劃地辦法，是因地制宜的；周禮的大司徒及小司徒，是講土地分配的辦法，前者以土地肥瘠爲標準，後者以每戶人口多寡爲標準。同時，他絕不疑慮奪富人田地足以召亂，辦法的對不對是另一問題，他這樣肯爲貧農打算，以及魄力的偉大，真正不可多得，他的理由是：

『然天下富人多乎？貧人多乎？田井，而貧者得免奴佃富家之苦，吾知其欲從必矣，王者固有滅人之族沒人之

產，而束手聽者矣。夫有餘之田，而不奪其上下之券，彼亦安得而遠之也。」（使畢戰問井田）

由此，我們可以知道海先生的井田制，並不是呆板的復古，他是適應時代需要的修正井田制，也可以說是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。因為那時候官僚地主的勢力很大，政治腐敗，農民破產，流連四方。我們在他的左右列幾段文字當中，可以看出來：

『蓋華亭鄉官田宅之多，奴僕之衆，小民嗾怨而恨，兩京十二省無有也。臣於十二月內巡歷松江，告鄉官奪產者幾萬人。』（被論自陳不職疏）

『今本縣細訪得各都圖，富積穀粟之家，每每幸幸荒。勒索貧民，貧物典當，倍約利息，其貧甚，慮無可償者，雖倍約亦固吝不與。』（勸賑貸告示）

『蓋因不能賠墊錢糧，些小產業，賤賣與富家者，再無可賣。或本身或男女，寫作奴婢於富家者，再無可寫。衣食不充，錢糧何出，妻啼子號，苦惱萬端。而里遞多科尚未已，官府刑徵納不息……所以忍割天性之愛，含淚逃流他方，以求衣食，以避繁刑……』（招撫逃民告示）

嗚呼！鄭俠的流民圖，恐怕沒有這樣慘痛！仁慈的海先生那能忍心！他的救世思想，便從這種環境孕育出來。此他便不客氣的實行他的『扶弱被侵奪』抑強肆侵奪的土地政

策。集中海忠介公傳內一段文字，於此說得最明白：

『江以南，貧富相傾，弱者率投獻田地豪家以爲奸利，而此離瘠苦之狀接於目，侵占壓奪之訟聚於庭，公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，恩厚如華亭相公家，亦義勸其退田不已。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，惟行井田，井田壞而不復，惟有重奪富民田一法，至不得已而限田而均稅，下下策矣，然猶井田遺意，故兩寧叛邑，皆用清丈。茲又令獻贖還贖，意亦仁哉？』

因此，一般官僚地主，恨之刺骨，便由他們的走狗嘉興人在北京做給事的戴鳳翔出面彈劾他，罪狀是奪富民田，海先生雖然因此丟了巡撫的官職，而氣不少餒，他曾經向皇上理直氣壯的提出辯訴，他說：

『不考其初，謂民爲虎，鄉官爲肉；不知鄉官二十餘年爲虎，小民二十餘年爲肉；今日鄉官之肉，乃小民原有之肉；先奪之，今還之，原非鄉官之肉；况先奪其千百，今償其一，所償無幾。』（被論自陳不職疏）

中國古代的政治家，注意土地問題的人不是沒有，可是像海先生這樣見得澈底，努力實行的實在很少。同時，這種肯負責任，不畏豪強，扶助貧民的精神，更是值得欽敬！以上是他的土地政策。其次我們來看看他的社會政策。他曾經實行過的有左列兩項辦法：

(一)勒令富民借貸貧民 『將本縣言意勸諭爾等，量將所積穀粟，借貸貧民，不許取利，積厚德以遺爾子孫，其有念人之急，不取其利，亦不取其本，而真與之者，本縣以尚義名目書匾鼓樂獎之，列名縣誌，如仍前略無測隱，倍稱取利，許貧民指告，以憑重治。』(勸賑貸告示)

(二)招撫逃民 『今本縣丈量田山，必有一畝收成者，方與一畝差稅，無則除豁。自此以後，無賠墊，無虛錢糧，爾等可回原籍，赴縣告查口占產業取贖。男女無業者，本縣將荒田給助力與爾開墾，區處住屋牛種與爾安生。不能耕作者，照鄉例日給銀二分或用充答應使客夫役，或用充修理夫役，各隨所能使用。凡爾所回之人給與執照，待三年之後，生理充足，然後利派。』(招撫逃民告示)

以上我們已將海先生的土地政策及社會政策敘述完畢，說他是革命的政治家固屬無愧，說他是社會主義的政治家亦是確當。如果他的政策都能實行，至少不至有明末的農民大暴動——流寇之亂，而東胡便無機可乘來入主中夏壓迫漢人了。現在國步多艱，長江中游各省匪禍，政府已竭力進剿，武力政治並施，海先生的遺教，實在是最可寶貴的參考資料。

五、海先生與儒學

中國古代的政治家，多半由儒出身，海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人。我們且看他對於儒的批論，他說：

『今之爲民者五，曰士農工商軍，士以明道，軍以衛國，農以生九穀，工以利器用，商賈通焉而資於天下；身不居一於此，謂之游惰之民，游惰之民，君子之所不齒也，世咸以異端遊手目之，而不知儒生貴族特甚。』(樂耕亭記)

所以自命高人一等的風雅無業的儒生，在他眼光內只是游惰之民，君子不齒。他又說：

『儒者迂遠而關於事情，無所用之，有賊臨城，一籌不展，抱守忠義，俯首就戮者，聖人原無此等道理，原無此等忠義也。』(復歐陽柏菴掌科)

所以食古不化的腐儒，也爲他所不取。他對於儒的見解是：

『縱商賈傭工，塲圃夫脚。嗣往與來，莫非王道、亦莫非孔門事業。』(復歐陽柏菴掌科)

他想儒的範圍擴充到一切職業界當中去，把「迂遠而關於事情」的儒術，變爲利用厚生的事業，何等境界！何等氣魄！豈是一般空談仁義的儒生所能幾及。他的人生觀是奮鬥的樂觀的，他一生最得力於「集義養氣」的功夫，故

史稱其學以剛爲主；他所深惡痛絕的是「鄉愿」，「鄉愿」的意義，用今語解釋起來：相當於「投機派」；他說

「所稱賢士大夫，不免正道鄉愿調停行之，鄉愿去大奸惡甚遠，今人不爲大惡，必爲鄉愿，事在一時，毒流後世」。同時，他對於厭世派亦表示不滿意，他批評過隱逸生活在桐江垂釣的嚴子陵，說「山則高矣，無草木；水則長矣，不能水氣上興雲雨，無取焉」。

六、海先生與顏習齋

讀者對於這個節目，也許認爲離奇。其實，任何思想任何學術，都離不了時間與空間的影響。雖然顏先生（崇禎八年生）之生，距海先生之死約五十年了，誰都知道沒有「師承」的關係。可是我以為兩人的思想及主張頗有相同的地方。我舉出幾點來：顏先生說：「如天不廢予，將以七字富天下，墾荒，均田，興水利；以六字強天下，人皆兵，官皆將；以九字安天下，舉人材，正大經，興禮樂」。（顏習齋年譜）我們翻閱上面敘述關於海先生的水利，兵制，井田的許多主張及政績，就可看出兩人脗合的地方。迂儒每諱言富國強兵，海先生則昌言：「聖人不富國強兵耶？什一而徹，田獵講武，富國強兵，聖人之於天下，莫是過也」。（復歐陽柏菴掌科）故人對於講富國強兵的王安石，都有好評：顏先生說：「所恨諱此一人，而遂忘君父

之讎也，而天下後世，遂羣以苟安頹廢爲君子，而建功立業欲揜托乾坤者爲小人也」。（顏習齋年譜）海先生說：「荆公祠記，千百年大公案也，學問偏枯，識見昏昧之故，其誣之不遺餘力，與初之指爲禪會無異。……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仇，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，不知何者謂之性命，正諸儒入膏肓之病也。」（朱陸）

顏先生說：「學問固不當求諸瞑想，亦不當求諸書冊，惟當於日常行事中求之。」又說：「學之亡也，亡其粗也。」而海先生主張商賈傭工，塲圃夫脚，都是王道，都是孔門事業。其重實行，重「粗」，又是若合符節。近人頗愛談顏李學，乃不知前乎顏李，有海剛峯先生爲之先導，敬書而彰之

七、餘論

海先生是最富於進取革新，眼光遠大而又最廉潔的一位大政治家，同時，也是顏李學的先導。他做地方官的時候，消極方面革除了一切秀才官的稅政，積極方面整飭吏治，由縣而丞而尉而師儒而里老而生員而吏胥，釐定職務，著爲律令。這是他一生做事的認真處。反他在淳安時，傳稱其「其自奉也，俸薪外，絲毫不侵，家僮下令樵採」。身後「僅餘十餘金」。這是他一生的廉潔處。他曾經對他的朋友說：「區區竭盡心力，正欲爲江南立千百年基業」

。這一句話，正可代表他一生的偉大。至於他死諫世宗修玄，不應上官的勒索，以及挫折權貴的淫威，大義烈節，膾炙人口，毋庸多說了。

最後我們大家高吟海先生因聞「遼警」而作的三首律詩。我查了世界大事表，知道在海先生的一生當中，逢遇的東北外患有三件，一是世宗廿八年宋顏犯遼東，二是神宗九年土默特犯遼陽，又十一年奴爾哈赤稱滿州漢，侵遼東，我們不必考證海先生是在那一年為那一事發的，我們只要知道，那時候的遼東，供游牧民族的角度蹂躪，海先生是主張富國強兵的，目擊邊患日亟，而他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抱負，不能獲得朝廷的信任，施展出來，他內心的痛苦悲哀為何如，只有吟詩見志了。現在東北淪陷，何日才能收復！海先生地下有知，他必定更要痛苦悲哀，而歎炎黃子孫的不爭氣了！左錄海先生的詩，以當殺敵軍歌：

聞警和願心新三首

遼海風波偃將旗	狂奴操刃弄潢池
游魚釜熱應難久	縛虎籠深恨不支
營壘十年空節鉞	羽書千遍乞王師
請纓有志長沾臆	擊節終軍口爾爲
★	★
★	★
★	★
百年遼左號精兵	負險誰知氣益橫

一鼓日中飛砲火
三軍帳下拔霓旌
不聞西賊憂韓老
猶自長沙哭賈生
近事大同姑勿論
往年甘肅悔行成

★

六月王師曉出征	將軍李廣舊知名
燕然今去承推轂	天討由來是應兵
萬里若能褫逆膽	此生真不愧虛行
乘時勒石非難事	急爲長揚一請纓

【註】本文係依據瓊州海口海南書局印行丘海合集內海忠介集，原文錯字誤讀頗多，雖加校正，而一時無從得善本校對，魯魚亥豕，仍恐難免，尙希閱者諒之。

三民主義之理論思想的基礎（五續）

黃朝彥

除了上述兩點外，這個孝字和國家存亡，也有莫大的關係的，孔子不有說麼？「是故君子之事親孝，故忠，可移於君！」孔子時候，是君權極盛時代。國家是君主，君主即是國家，所以孔子便這樣說。如在現時，既沒有了君主，故忠，可移於國，要證明這個孝字可移於國的事實，就是剛才在忠字那處所述。岳飛出生時，他的母親便在他

背上刺下『盡忠報國』那四個字，岳飛事親。是很能盡其孝道的，所以他後來能盡忠報國，大敗金兵于郾城，使偏安南宋，不至為金所滅，岳飛如此忠義，是從孝字產生出的，如果南宋當金人南侵時候，沒有了岳飛這樣忠義，想早已為金人所滅了。可見那個孝字和國家存亡。是很有莫大關係的，總看上文所述，其孝的，就可以致治持危，不孝的，就可以致亂為害，爾語那個孝字關乎國家的治亂安危和民族的存亡，重要不重要？此孔子所以說『教民親愛莫善于孝，』和說，『明王之治天下也……是以天下和平，災害不生，禍亂不作，』及說，『先王有至德要道：以順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無怨，』和『人之行，莫大於孝，』蓋以『孝為德之本，教之所由生也，』（以上均見孔子家語）

（二）是『仁愛』講到仁愛，也是中國極好的道德，孟子所謂，『仁者愛人，』又謂；『君子之于物也，愛之而弗仁，於民也，仁之而弗親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，』又謂，『仁者以其所愛，及其所不愛』和『仁者無不愛也，堯舜之仁，不偏愛人，急親賢也，』老子謂；『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，』淮南子；『武王陰陽人於櫛下，左擁而右扇之，而天下懷其德，』以上所述，便可見仁的博愛，至其在政治中最仁愛的，就莫如文王太王，當日文王治

岐時候，除了耕者九一，士者世祿，關市譏而不征，澤梁無禁，罪人不挈外，其最著的就是對於老而無妻的鰥夫，老而無夫的寡婦，幼而無父的孤兒，老而無子的癯獨；這四者是天下之窮民而無告的，孟子謂；『文王發收施仁，必先斯四者！』其對於文王這樣的博愛，并曾引詩贊美他，如說；『詩云苛矣富人，哀此癯獨，』又曰；『先王養民之政，使養其老！五十非帛不暖，六十非肉不飽，不暖不飽，謂之凍餒，文王之民，無凍餒之老者，此之謂也，』其次是太王居幽時，人民富足，狄人思得其土地，率兵侵之，太王為免人民苦軍旅起見，於是去幽，邑于岐山之下居焉。幽人曰：『仁人也，不可失也，從之者如歸市』以文王之視民如傷，澤及枯骨，太王之愛民如子的博愛來講，便是中國固有好道德，所以文王以百里而王，太王去幽遷岐，而卒能安集其人民，光大其國家，此外如湯王之網開三面，德及禽獸，夏禹之下車泣罪，皆是人民愛物的表現，所以湯一征自葛始，天下信之，東面而征西夷怨，南面而征北狄怨，曰；奚我后，後來其蘇，至十一征，而無敵于天下，禹崩三年之喪畢，益避禹之子於河南，天下之人，朝覲訟獄者，不之益，而之啓，曰吾君之子也；謳歌者，不謳歌益，而謳歌啓，曰，吾君之子也。』其所以不之益，而之啓的原因，就是孟子所講；『禹敷澤于民甚久

！啓賢，能承乃父之遺」所致的，是仁愛和民族國家的關係，即此可見，如果及乎仁愛的。如仇餉的葛伯，斫朝涉之脛，剖賢人之心，作砲烙之刑，作威殺戮，毒痛四海的商紂，未有不致國破身亡的，所以後來商紂自焚，葛伯被滅，這皆是反乎仁愛的結果，因此孟子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以不仁，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；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廟；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其身」又說：「不仁者，可與言哉？安其危，而利其災，樂其所以亡者，不仁而可與言，則何亡國敗家之有！」以上所引述的，其仁愛的如此，其反乎仁愛的如彼，這便可見仁愛和民族國家有密切的關係。

現在中國人，受外來民族的壓迫，侵入了新文化，一般醉心新文化的青年們，以為有了新文化，便去排斥舊道德，說什麼是仁！什麼是愛！而又加以從前一般之新舊軍閥，莫不殘民以逞，因此列強遂乘我們的弱點，在中國設立學校，醫院，來教育中國人，救濟中國人，以沽恩市義的手段，而施其假仁愛的假面具，而為收買中國的人心，以翼達其侵略中國實施的政策。因此一般人遂曰：中國仁愛不如外國，于是從前排外的心理，變而為畏外的心理；由畏外的心理，變而為慕外的心理；再由慕外的心理，變而為媚外的心理。于是由此嬗遞的心理，而對外亦分為四

大時期，即排外時期，畏外時期，慕外時期，媚外時期。現在是媚外的時期，如我們中國不急起直追，把這個仁愛的舊道德，快快恢復起來！以承先聖的仁愛，臻國家于治平，我恐中國人心，漸漸被列強的假仁愛，浸潤軟化去了，到了人心盡死，民族的地位，便不可恢復！

(二)是「信義」信義的好處，大之足以立國，小之足以立身，所以古者國與國之間，人與人之間，莫不以信義為重，如左傳所載：「申之以盟誓，重之以婚姻。」和謂「如遠此盟，神明殛之！」又「救災卹鄰，道也。」以及「桓公之會諸侯，束牲載書，而不歃血……」這皆是重信義的表徵。

• 如果有信義的則莫不齊聲贊美他，頌揚他，說某也信，某也義，如孟子贊美樂正子，則曰：「樂正子，善人也，信人也。」太公對伯夷叔齊之扣馬諫武王伐紂，左右欲兵之，太公曰：「此義人也，扶而去之。」等事是。• 如果沒有信義的，則大家就莫不共惡他，詈罵他，說某也食言而肥，某也違背盟誓，某也好，某也惡，某也詐，所以孔子說：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，如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輓，其何以行之哉？」又：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！」和子夏所講：「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為厲己也，」按上所述，可見信義的好處，實為人人所不可少的東西，我現在且把信和義，關於國家的重要，分開來講一講：

當日晉和楚戰，文公以民可用，欲與楚戰，子犯以民未知信，未安其居，于是伐原以示之信，而勝楚。商鞅欲改變法令，使徙木示信，而法令遂行，反是，如周幽燒烽火戲諸侯以悅褒姒，後來犬戎入寇，把烽火燒起來！竟沒有一國諸侯率兵來救，因而死于犬戎之難，這就是信與不信的結果。

其次，講到義字，當日晉大飢，惠公遣使乞糶于秦，以維民食；當時子桑以晉惠公得秦送他入國，彼於未入晉之先，曾許下秦國朝霞二邑，到了後來，便『朝濟而夕設版。』因勸秦穆公，乘其大飢而取其國，如說：『重施而報，君將何求，重施而不報，其民必攜，攜而討焉，無衆必敗！』結果，秦穆獨聽蹇叔『救災卹鄰』的話，不但不伐晉，而且輸粟于晉，後來秦飢，乞糶於晉，晉惠公不但忘了秦穆送他返國的大惠，更忘秦輸晉粟的大義，竟閉秦糶，後來竟與秦戰於韓原，爲秦獲以歸，公子執則勸秦穆殺他，而穆公則信子桑『無始禍，無怙亂，無重怒，重怒難任，凌人不祥。』的話，以許晉平，其後晉又飢，秦伯又饋之粟，曰：『吾怒其君，而於其民。』如秦穆公這樣人，可算是仁至義盡了，所以秦國，能崛起西土，而有岐豐之地，晉惠不列再而亡，這就是義與不義的結果。可見有信義的，不但可以立國，還可以治國；沒有信義的，不但亡國，還要亡身，信義的重要，就可想而知了，

(四)是『和平』和平爲中國的好道德，除了中山先生講棄珠濫議與述孟子所講：『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』及外國人怕戰爭出于勉強講和平外，其在議論和事實之主張和平最著的有二；

(子)議論的 如孔子所講：『朝聘以時，厚往而薄來。』及孟子所講：『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，是故湯事葛，文王事昆夷；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，是故太王事獯，勾踐事吳，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，樂天者，保天下，畏天者，保其國，詩云：『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，』又說：『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皆不爲也，』揚子則謂：『茫茫聖德，遠人咸慕，上也；武義殫殫，兵征四方，次也，』管子則謂：『問於邊吏曰，小利害信，小怒傷義，邊信傷德，厚和構四國，以順貌德，』(四國邊境，一彼一此，至易生釁；安能使同心和德，惟厚和結之，以順其外，此謂貌德，) 【未完】

幕 府 紀 遊(上) 千里

上月最後一天，剛巧碰到星期日，那天天氣特別好，雖然感覺到有點熱，可是爽而不悶。上午九時，我的一位從兄弟來，提議趁此好天氣，舉行一次郊外旅行。好久困在辦公桌上的我，當然贊成；我的內子性喜郊遊，也就附和；尤其是我的兩個兒子，一聽到『出去玩』三個字，正是樂不可支，不知不覺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』，差不多要突進

聖人之門了。於是在一致可決之下，我們大小五人使組成旅行團，決定目的地為燕子磯。自丁家橋趁火車至下關，本來打算僱一輛馬車代步，白費了許多時間找不到合意的馬車，於是買了一些點心麵包，改乘人力車向目的地發。

由京滬車站向東行，穿鐵路，就看見頗巍巍的大廈，外面圍着高丈把的鐵皮，這就是英國人經營的和記蛋廠呵！我雖然作客南京有五年之久，或遠或近的看到這個方形的一座一座的建築物不知好多次，尤其是登高北極清涼的時候，向下關方面望去，最容易觸入眼簾而蕩起吾人的情緒的就是這座建築物。此次從牠的旁邊經過，看過親切，居然雖無銅牆，亦有鐵壁，帝國主義雄厚的資本勢力啊，層層的包圍中國，有似這座面目獐狎的鐵壁！同時，自北伐成功，建都南京，首尾已有七年了，而占國際貿易重要部門的蛋工業，依然在外人掌握中，新舊工廠均不能出和記右！我們於此不能不痛恨那般政客及軍閥們，互相勾結利用，年來做出種種殘民以逞，背叛中央，破壞和平建設的勾當來。我們更翻翻中山先生關於食物工業及其全部實業計畫的遺教，我們對待得起嗎！我們要加倍努力啊！尤其是在此內憂外患交迫，與人賂國力的時候，自己的民族工不建立起來，休想能夠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出來，我們要認識清楚，更要十二萬分努力啊！

自和記蛋廠東行二里，即入幕府山麓，自車上瞭望，

由山之西端，可望至山之東端，蜿蜒起伏如~~如~~龍，長可十里，堅石嶙峋，氣象雄偉帶江襟山，形勢天成，具在眼底。黃仲則詩金陵望月有句：『俯瞰長江白如練；仰視峭壁高插斗』似乎是詠這個地方的。當泛舟後湖時，遙望山陽山，綠茵平鋪，嬌秀若處女；乃山陰多石少土，草木不能生長，石隙僅野生着一叢一叢的灌木和雜草，頗有「泰山巖巖之氣象」，好像雄糾糾的武夫一般。加以山谷多榴林，枝幹蒼勁，宛若老人，山與林相映成趣，越顯出雄勁的精神。

現在這些老人們正在劍拔弩張的努力青春的回復，想五月榴花紅似火的時節快到臨了。那時光，這些老人們穿起綠油油的衣裳，佩上燦爛奪目的紅花，不知要勾引幾許遊人的陶醉，然而豈不越顯「壯士無顏」嗎？吾為山靈擔憂。

自下關至燕子磯的道路，沿江行，全程平均距江里許，風帆桅木，歷歷在目。近下關段多係泥地，天雨後被車輪扎成許多凹溝，坐在車上，甚感顛簸之苦。一入山麓，路基是天然沙石鑄成，尚平坦，惟全路狹窄，不敷兩架汽車並行。現已計畫闢為馬路將來交通，當更便利。路旁看到正在開採的石礦三四處，沙礫及石塊一堆一堆的堆積着，有若干工人拿着小鐵錐在工作，鋪着輸送用的小鐵軌。我深以為怪，並發生了許多疑問；山上不是插着要塞旗幟

嗎？「要塞地帶，不得擅入」的木牌，不是有好幾塊嗎？荷槍的衛士，不是雄糾糾的站着嗎？爲什麼把要塞來買利呢？我真正有些迷惘了。即使石礦屬於民業，爲維持風景起見，政府亦有禁止之必要，你看開採過的巖石，被斧錐毀傷得癩蝦蟆一樣，斑斑駁駁，天無的風趣被斃無遺了。我們總不該忘了幕府山的光榮的民族史罷。原來當晉代時，五胡亂華、懷愍二帝先後爲劉曜劉聰所執，受「青衣行酒」的大辱，那時中國政治中心地的洛陽長安，都爲異族所佔據，國難的嚴重，恐比今日還要利害。元帝渡江即位於建康——即今之南京，王導參與機務，朝野傾心，號稱仲父。他建幕府於現在幕府山上，以資防守，以圖恢復，山因此得名，史稱「晉之中興，導功爲多」。他雖然沒有做到光復中原的大業，可是東南半壁得免腥膻的塗毒，導之力也。我望到山頂旗幟的飄揚，我不覺向山靈合十祝道：「山靈啊！你已幫助晉人完成中興的任務；你現在是首都的「北門鎖鑰」，當此暴日入寇，國亡無日的時候，我希望你要發揮過去光榮的歷史，幫助我們完成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。」忽然一陣微風過處，長在石隙裏的草木，都點點頭。這是楚王披襟而當的雄風呢！柳還是黃仲則碰到過的天風呢！（黃仲則詩金陵望江句：「懸崖石上生天風。」）不！不！這是山靈發出來的幽恨和共鳴！

；自內高空上，有幾處蓋上了一層薄

薄的棉絮般的白雲，幾隻老鷹在盤旋着。不知牠們在表示着徜徉高空，自由自在，藐視人類的心爲形役呢？還是在誇耀着牠們有高飛的本領呢？抑還是像暴日的飛機一樣，正在偵察侵略的對象呢？余於是不覺感慨系之矣！我們的祖宗，能夠應用飛鳥的道理發明紙鸞飛燈，傳之外國，馬上變成氣球以至進步到今日的飛機，而我國反事事落後。自中日戰事發生後，我前線將士及同胞的身命，犧牲於暴日的飛機炸彈之下的，不知多多少少，正夠痛心！於是百感俱集，儘是胡思亂想，在我的腦海中交織着，實在想得有些疲倦了迷惘了。呀！這些鳥怕是我的亡友飛機師俞人錚的化身罷！他年來參加江西剿匪工作。上月十九日，他在撫州架起飛機負傳達命令的任務，不料發動機損壞，時天大霧，機遂墜，機首入泥數尺，與一士兵同畢命。君小孤，寡母在堂，無兄弟姊妹，訂婚裁四月，英年有爲，前途無量。際茲強寇壓境，正效命沙場之日，不幸身殉剿匪工作，哀痛曷極！現其靈柩尙在江西，報載蔣委員長親自主祭並有沉痛演說，君精神不死矣。聞其慈母已由鄉來京，生離，死別，情何以堪！一路想去，我不覺吟起賈子的服鳥賦句，以與見鳥臆對，並弔吾亡友之靈：

寥廓忽荒兮，與道翱翔；

乘流則逝兮，得抵則止。

